

#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诗经》中的女性概念隐喻研究

周燕

三亚学院外国语学院，海南三亚，572000；

**摘要：**《诗经》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传统的研究范式中，隐喻往往被单纯地视作一种修辞手段。然而，从认知视角审视，隐喻的本质在于借助一种事物来达成对另一种事物的理解与体验，它是一种具有深厚根基的认知现象。这种认知现象不仅深深扎根于特定的文化系统之中，还鲜明地体现在人类的思维模式以及语言表达层面。本文将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隐喻理论对《诗经》中的女性隐喻意象进行分析，以期揭示古代女性的社会角色。研究发现：《诗经》里包含众多以自然物为源域的女性隐喻，诗人常运用植物、动物、水等自然元素，来描绘女性的容貌、身体部位以及婚恋状况。

**关键词：**《诗经》；概念隐喻理论；女性隐喻

**DOI：**10.69979/3029-2735.26.04.107

## 序言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公元前1046-711年）至春秋中期（公元前685-591年）的305篇作品。全书根据音乐类型分为三大部分：160篇《风》是王室乐官采集的十五国民间歌谣；74篇《雅》为贵族在朝堂宴饮时所奏；40篇《颂》则是祭祀神明祖先的乐章。这些质朴的民歌自然流露着民众的悲欢离合，其中女性形象占比超过全书三分之一，成为重点刻画对象。然而诗篇中的女性生活大多带有悲剧色彩，社会地位日趋低下——无论是农耕、采撷、祭祀还是家庭生活场景中，男性始终占据支配地位。

在国内外大量关于《诗经》的研究中，女性研究（包括女性外在形象、婚姻和社会地位的研究）已成为文学和社会文化方面的热点话题；而隐喻研究（如动物隐喻、植物隐喻、水隐喻）则成为语言学领域研究该书的焦点。然而，很少有研究将这两个热点问题结合起来，运用Lakoff & Johnson的概念隐喻理论分析女性隐喻所反映的女性社会地位。本论文对《诗经》中的女性隐喻进行数据统计、分类和分析，旨在从概念隐喻理论的视角解读中国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这可以作为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详细体现。

## 1 概念隐喻与诗歌品析

隐喻堪称诗歌的独特语言，诗歌中纷繁复杂的意象往往借助隐喻得以呈现。隐喻与诗词、诗歌之间，始终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紧密联系。正因如此，诗歌

被称为“隐喻式语言”<sup>[1]</sup>。时至今日，对隐喻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而是进一步延伸至认知领域。隐喻的研究范畴，已从修辞学拓展到认知语言学、心理学以及语用学等多个学科。1980年，Lakoff和Johnson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出版，为隐喻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路径<sup>[2]</sup>。传统修辞学仅将隐喻视为一种语言表达手段，而新的隐喻观念则借助隐喻的投射，在事物之间搭建起全新的联系。通过这种全新的认知方式，人们能够重新构建对语言、事物乃至整个世界的理解。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本就带有一定的“不真实性”，而通过语言系统向他人传达的信息，也经过了各种加工处理。语言的描述必然要借助对各种事物的借用和隐喻，这使得语言系统本身就具有隐喻特性。这一点，使得隐喻不再是文学作品的私有物，而是变成了日常语言，甚至是更广泛层面上的人类语言的普遍特征和必需品<sup>[3]</sup>。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诗歌作品。根据华兹华斯的说法，诗歌所传达的根本对象是某种情感体验，那么诗的本质属性就在于它的抒情性<sup>[4]</sup>。所以，若要读懂作者的意图，传递诗歌的真正内涵，就必须考量诗歌所蕴含的情绪与感受。在这种情感语境下，相较于单纯关注诗歌的内容，感受诗歌的情意与意象似乎更能贴近原文主旨。情感是抽象的，意象虽具体却也具有间接性，要将它们表达出来，唯有借助具体物体，这便是实物意象在诗歌中大量存在的缘由。由此可见，诗歌具有显著的隐喻性质。

## 2 《诗经》中的女性隐喻解析

作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诗经》运用

了古奥复杂的词汇与书写风格，这使其理解难度颇高。因此众多学者致力于将《诗经》翻译为白话文的研究工作。这不仅是现代古籍研究的需要，更是推动这部经典著作在国内外广泛传播的必然要求。中国众多学者不遗余力地将《诗经》原典翻译为白话文版本。本文以程俊英译本为研究底本。程俊英（1901-1993）作为我国著名教授，长期致力于《诗经》研究，其译本不仅对古语词句进行了详尽注解，行文更兼具流畅性与可读性<sup>①</sup>。

借助程俊英的著作，作者收集了《诗经》305篇诗歌中的女性隐喻，然后根据这些女性隐喻的特点进行了详细分类。女性隐喻主要存在于前两部分：《风》有37处、《雅》4处、《颂》0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这三部分的内容和功能有关。《风》和《雅》大多源于古代的农耕生活和社会生活。它们都是人们农耕活动、家庭生活和阶级关系的良好反映。这两类诗歌绝对是中国古代女性情感、活动和社会地位的缩影。根据《诗经》中《风》和《雅》收集的女性隐喻例子，女性通常被比作植物、动物和水。其他事物，如玉、太阳、月亮，也偶尔被用来描述女性。女性隐喻中所使用的意象主要分为植物、动物、水、其他事物四大类：

植物类：桃花、桃树枝、梅子、木槿花、梅子果实、白花、根、嫩芽、蓟草、桑葚、益母草、花朵、花椒、向日葵、叶子。动物类：斑鸠、天牛幼虫。水类：汉水、河流、溪流、淇水。其他事物类：玉、油脂、太阳、月亮。因此，本部分将尝试从女性是植物、女性是动物和女性是水的角度分析女性隐喻。

### 2.1 女性是植物

在进一步研究以植物为源域的女性隐喻后，我们可以发现，女性或与女性相关的事物通常被比作植物的两种状态：繁茂、美丽的状态和枯萎、难看的状态。这两种状态都可以作为探究隐喻中女性社会地位的视角。在关于植物这两种状态的隐喻中，大多数都侧重于植物的繁茂。以一些隐喻为例，其映射过程如下所示：

例1：《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蕢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这首诗描绘了少女出嫁的场景与鲜艳的桃花。婚礼过后，新娘将前往夫家开始侍奉公婆。诗人通过三个诗节交替呈现婚礼场景与桃花意象，从而构建隐喻关系。从《桃夭》的映射过程中可见，源域是“桃花”，目标域是“女子容貌”。诗中所写桃花繁茂艳丽，诗人将这般美

景与少女动人的外貌相联系，通过“灼灼其华”的传神描绘，使读者对少女之美产生具体印象。正是由于这种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桃花→女子容貌；鲜艳→美丽），我们能够迅速把握隐喻中的认知域，领会诗人表达的思想情感。

### 2.2 女性是动物

关于动物独立隐喻的运用，尽管相关例证不多，我们仍能从中窥见中国古代女性及其社会地位的深层信息。

例2：《卫风·硕人》

硕人其颀，衣锦褕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

在经典诗句“肤如凝脂，指若柔荑；领如蝤蛴，齿如瓠犀”中，诗人描绘了新娘白皙的颈项。这位新娘的美貌令诗人倾倒，他试图刻画美人每一处细节：纤手、玉指、秀颈、皓齿。诗中用天牛幼虫——这种体长色白的昆虫幼体——来比喻新娘的脖颈，这些意象生动传递了美人颈项何等白皙动人的直观印象。

令人惊讶的是，在《诗经》那些有关动物的女性隐喻中，我们依然能发现男性视角对女性外貌的偏好。在男性眼中，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女性外貌的美丑，而非其优秀的内在品质。这种普遍现象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当时女性的悲惨境遇。

### 2.3 女性是水

水，作为人类生命的源泉，孕育了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水不仅是一种为人们带来便利的交通工具，在古代更是表达情感的载体。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意象。李白、白居易、温庭筠等著名诗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以水为意象来抒发人生感悟。他们诗作中既有汹涌澎湃的激流，也有平静舒缓的静水，向我们展现着人生的悲欢离合。然而，这种对水的特殊偏好很大程度上源于《诗经》中水意象的启蒙。在这部经典中，大量水意象被用来传递内心情感，尤其是女性的生命体验与情感世界。例如，

例3：《邶风·新台》

新台有泚，河水瀼瀼。燕婉之求，籛籛不鲜。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籛籛不殄。

这首诗讲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一位女子被迫嫁给浪荡子，陷入绝望无助的境地。在“燕婉之求，籛籛不鲜”和“燕婉之求，籛籛不殄”的诗句中，女子虽曾觅

得良人，却最终嫁与恶徒终结幸福。满腹哀怨的女子泪诉悲惨命运，但我们如何才能真切体会这种无望婚姻中的悲凉？诗歌的映射过程给出了答案。在《邶风·新台》的隐喻结构中，诗人首先着力描绘河水景象，那浩荡水流给人以无边无际之感。当这般景致与泪水产生关联时，我们眼前便浮现出奔流不息的河水和泪流满面的悲戚女子。正是这种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让我们得以直接感知诗人所选物象中蕴含的内在奥秘。

在《诗经》其他独立的隐喻中，我们依然能发现女性化的描述与情感。如《卫风·竹竿》第二、三章前两节“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傒”，诗人描绘了清澈的河流与美丽女子的容颜。将这两件美好事物并置，诗歌以河水的澄澈比拟女子的动人魅力。而《周南·汉广》中，江河被描述为“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女子则呈现为“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男子求爱不得的怅惘，被比作浩瀚难渡的汉江——诗中江河如此宽广，使男子无法横渡。通过这种意象联结，我们能深切感受到男子对窈窕淑女那份辗转反侧的爱慕之情。

水，作为《诗经》诗歌中的重要意象，既是女性爱情故事发生的场所，也是映照女子情感的必备元素。这一意象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表达内心世界的方式，并发现古典作品中精妙的审美价值。

### 3 结语

上述分析均聚焦于针对女性及与女性相关事物的隐喻。从植物类隐喻中可见，诗人运用植物的繁茂状态来描绘女性迷人的外貌。盛放的植物——如灼灼桃花、柔嫩枝叶、新鲜梅果、艳丽的梅花与篱树花——皆生动映照了诗中男性赞美的女子之美，亦体现了诗人的审美意趣。与此同时，蓊草与桑叶则被用来形容在婚姻与社会生活中饱受压力的憔悴女性。就动物类独立隐喻而言，其焦点仍集中于女性外貌。诗人倾向于借助动物的外在形态来展现女性的生活境遇与情感状态。在水流的独立隐喻中，女性的美丽被比作清澈平静的水面。

毫无疑问，正是这种一一对应的映射过程，使我们能够直接把握诗中两事物的相似性，领悟诗人传递的深层意蕴。以《周南·桃夭》为例，我们会发现所有描写都围绕两个主题展开：少女与桃花。事实上，由于诗人仅聚焦于少女的美丽与桃花的艳丽色彩，我们难以直接领会诗的主旨与精妙。但若将修饰项（桃花）视为源域，被修饰项（少女）作为目标域，便容易把握两者的共性

特质，认识到这位姣美少女的动人魅力。这种简洁的隐喻结构，同时为我们提供了直观视角，用以理解中国古代女性的生活境遇与社会地位。

通过对植物、动物和水等独立隐喻的比喻性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例子中超过90%都以女性外貌为主题。在考察这些诗歌的讲述者和作者后，我们发现他们几乎都是男性。也就是说，可以稳妥地认为，女性外貌是男性乃至整个社会评判女性本身的首要标准。在古代中国，男性在婚姻或恋爱关系中最先关注的正是女性的外在容貌。他们往往忽视女性的内在品质——这些品质对后续的感情关系或家庭生活至关重要。在男性眼中，女性的善良、勤劳、顾家等特质，都远不及一副姣好的容貌重要。这表明女性在婚姻和社会生活中可能随时遭到其他女性的指责与否定。由于男性始终抱有以貌取人的观念，他们不乏为追求美人而做出决断的情况。因此《诗经》中常见许多关于弃妇的诗歌——那些被喜新厌旧的丈夫抛弃的女性。这也解释了为何该诗集收录了大量描写枯萎植物的诗篇。借助这些诗歌的隐喻结构，我们能直观感受到诗中女性的修饰范畴，这些诗作向我们刻画了女性悲惨的形象。

简而言之，根据《诗经》中女性隐喻的一一映射过程，我们了解到在古代中国，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始终低下。男性可以随意根据她们的外貌对她们进行评判和否定。由于男性实行一夫多妻制，当她们因多年在家庭中过度操劳而容颜不再迷人时，往往就会被抛弃。

### 参考文献

- [1]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2]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3] 李凤亮. 隐喻: 修辞概念与诗性精神[J]. 中国比较文学, 2004(3): 140.
- [4] 季广茂. 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 [5] 程俊英, (2006), 《诗经译注(图文版)》。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简介: 周燕(1987.06-), 女, 汉族, 江西吉安人, 硕士研究生, 讲师, 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与女性研究。